

帝国的 溃败

张鸣
著

什么都经不住刨根问底，
特别是历史
帝国溃败的真相，
想藏也藏不住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东方出版社

帝国的 溃败



张鸣 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帝国的溃败 / 张鸣 著 . — 北京 : 东方出版社 , 2015.5
ISBN 978-7-5060-8208-2

I. ①帝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近代史—研究 IV. ①K25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1142 号

帝国的溃败

(DIGUO DE KUIBAI)

作 者: 张 鸣
责任编辑: 陈 楠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: 100706
印 刷: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—30 000 册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: 20.5
字 数: 298 千字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8208-2
定 价: 39.00 元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123

序言

帝国为什么溃败



毋庸讳言，我是一个读书人，虽然有时候朋友圈子里有人会拿我曾经做过兽医这事儿开玩笑，说我是个兽医。说良心话，当年我做兽医、乃至猪倌的时候，其实比今天更像读书人，对书的痴迷，比今天不知要高几个数量级。

也有学界同仁赞扬我，说我是同行里最用功的人，别的人到这把年纪，基本上就吃老本不读书了，但我似乎还在读。其实，我的用功，大半是出于习惯，就像每天要吃饭睡觉一样，不读点什么，就浑身不自在。但是，只要读书，有时难免就会读出点问题来，有了问题，就得想想。想通了，就得写点什么，于是，一天一天过去，隔段时间，就会积攒下一些文字。这些文字，个个都是我读书思考的结果，有人乐意将之结集出版，以飨读者，在我则可以换点散碎银两，我当然是高兴的。

在这本书里，我提出了一些我过去认为有些形而上学的问题。比如，段祺瑞如此信任自己的心腹爱将小徐（徐树铮），平时替他

撑腰，有事就替他背黑锅，甚至是一些小徐瞒着他闯的祸，也照背不误。为什么？除了跟个人性格有关，跟当时中国的社会大环境有没有关系？跟帝国传统官僚体系绵延了两千年的积习，有没有关系？

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大众媒体上，铺天盖地的帝王情结，说皇帝的最多，然后是太后、皇后、嫔妃，甚至说太监的。满世界都是圣上如何如何，小主如何如何。作为学者来说很气闷。在所谓的历史应试教育中，有着千人一面，可怕的“共识”。比如，作为封建军阀的张勋，他复辟清朝全是开历史的倒车，全国人民一致反对。过度简单的结论和描述，对搞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可疑的：他是不是还有些不为人知的复辟隐情？这些纵横交错的、不被人重视的细枝末节，编织出的历史破卷轴，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真正的启示？

总之，我就是想搞清楚，为什么 100 年前的张勋、袁世凯跟现在的很多人，都心心念念地把王朝，特别是梳大辫子的清朝挂嘴上，挂心上。这种已经被全世界国家证明，不适合当前国情的政体，为什么有一个前后延绵 100 年的粉丝群？其实，君主专制、英国的君主立宪制、美国的总统制、法国的内阁制中国都试过。只不过从秦始皇开始，中国对君主专制试了很多回，而其他几个政体只是昙花一现而已。我们中的很多人，是因为完全了解中国这些代价高昂的尝试，才做出了“拥戴皇帝、拥戴小主”的决定？还是因为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全貌和细节，才贸贸然地、娱乐地、潜移默化地成了“皇族粉丝”？

在中国历史上，由晚清史和民国史组成的中国近代史，刚好

混杂了君主专制、英国的君主立宪、美国的总统制、法国的内阁制的影子。所以，我一头杀进去，等弄明白了再走出来，写出来，挺爽的。

研究中国传统王朝这个阶段时，我作为一个写“小历史”的人，还是习惯从“内务府的油水”“清末中国兵船远航记”这些历史的细微处入手。在整理这些文章的过程中，“帝国的溃败”这个主题浮出水面。我把它又归结为两个主要原因：对内的养人官僚制度，对外怀柔的天下体系。而这套理论结构中，帝王、皇帝才是核心内容。有了大体框架，我笔下的“小历史”顺其自然地排队，集结成了这本书的第一篇，就叫“帝国的溃败”，在点和面的交错中，讲述传统帝国积重难返的点滴。

德国式的二元君主制就出现在清朝的末期，因为值得让大众了解的实情、细节很多，我把这些“小历史”单独组成了一个篇章：第二篇“清末新政：最后的挣扎”。太平天国以降，清朝政府是个散权的过程：从满人往汉人手里散，从中央往地方散，权力已经散得很厉害。偏偏在清廷孤注一掷，打算通过立宪扭转帝国颓势的关键时刻，没了慈禧指挥，恋权又愚蠢的满清新贵们，竟然搞起了皇族内阁。这个盲目集权的举动不得人心，让原本支持立宪的地方乡绅集体，几乎集体跳槽到了革命党一方。直到武昌首义一枪打响，两百多年的清朝，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彻底土崩瓦解。立宪的过程其实还牵扯着洋务运动、清末新军、甲午战争等被教科书化的“大历史”，希望读者能够在我的“小历史”里，找到历史的原貌。到时，你如果还说你是“皇族粉丝”，我也尊重你的决定。

在我的认知里，历史是不可逆转，毫无疑问地要滑入民国的。这个现在被我们“妖魔化”的时代，既有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，也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的《临时约法》，也就是美国总统制，以及南北共和后革命党人为了为难袁世凯又搞出的法国内阁制。我实际感觉到，中国当时是半共和制，而且制度本身出现了危机。这个危机从一开始就隐藏着。本来，中国正在沿着清朝新政时的变革，也就是沿着二元君主制的德国道路，然后英国道路前行。通过君主立宪，国会制应该是最平顺的过渡方式，但王朝末期因积习又必然出现“败家子”，将最后的机会毁于一旦，且让万里江山跌进了军阀混战、外族入侵的深渊。那么，为什么美国的总统制、法国的内阁制，中国也走不下去？我认为，养人的官僚制度和积弱积贫的外交现状，延续着它们毁灭封建帝国时的破坏力，使得中国众多的改革，在关键之处总是受到内外破坏力的夹击——段祺瑞麾下小徐贿选国会议员，让梁启超领导的立宪派“研究系”彻底退出权力舞台；日本借助“二十一条”打击政治强人袁世凯的合法性，再凭“西原借款”蚕食中国的主权。立宪与革命、军阀与五四爱国运动、国民党的民心尽失，就是曲折、离奇的民国写照。这段历史虽然只有30多年，可讲的倒是不少，本书第三篇“民国硝烟”，只是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的“小历史”。如果不过瘾，还可参考我的《北洋裂变：军阀与五四》一书。

古老的中华帝国的节节溃败，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。从曾经自鸣得意、八方来朝的中心帝国，到主权被蚕食鲸吞的破落户。我们在100年的历史里，被英国人马戛尔尼携先进技术和武器拜访，又被他的国人送来的鸦片、坚船利炮打得溃不

成军；明治维新之后，我们被同样落后的日本反超，然后再被侵略。不管是西边还是东边，我们都比不过。自信没了，自尊险些也丢了。这些都是我们这些“高瞻远瞩”的现代人的心思，而当时在外国租界里看着“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牌子的中国人，到底是个什么心思？住在北京几进四合院里的洋人，又是个什么心思？我把这些“小历史”写进入了第四篇“中西回响”。

近代中国就是一个摇晃的状态，其实一直到今天还在摇晃。因为历史的惯性，已经在民国初年，展现了它对破坏力惊人的包容。“权力通吃”“窝里斗”“办事找关系”等过去的游戏规则，早已深入国民性格，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。我的本职是大学老师，在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位子上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，随历史的惯性遗传下来的劣根性，对教育体系的侵蚀。我认为，一个比较合理、正常的大学教育制度，首先应该包括学术自由、大学自治、教授治校三个方面。在我们的体制里，教育行政化的现象至今都比较猖獗，甚至没有办法医治。如果把这个弊端拉大到整个社会，也是说得通的。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篇“帝国的惯性”中，从“能不能批评领导”到“百年教育大计”，把自己心中的垒块一吐为快。

曾经有一个读者在见面会的时候，问过一个特别好的问题：“摇晃的中国该怎么加固？”“加固”，就是我们要将现在的社会转型完成。如果不能完成，中国依然会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。现在，我们一直在说的转型和改革，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方面都在做，但最重要的制度层面转得跟不上总体步调，这样就不像话。其实，现在纸上谈兵地说学谁、照搬谁的那一套，辩论个面红耳赤，不

如从制度改革的最细微处着手，比如完善选举制度。每一步不在于你前期怎么设计，而是在执行的时候是不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。这一点，100年前的清末新政，早就给了我们最写实的前车之鉴。所以说，“以史为镜”，古人诚不我欺！

这些年，有人说我已经从一个学者，变成了畅销书作家。错，我从来没有完成这样的转变，也不想这样转变。我只是一直在读，一直在写而已。书的畅销不畅销，非我之刻意所为。从前，我未必是一个合格的学者，现在也做不来畅销书作家。对我来说，唯一合适的帽子，就是读书人。摸摸脑袋，这顶帽子，我想一直到死，还是能戴下去的。

只要一息尚存，我想我一直都会这样下去，读书，思考，写作。把不三不四的文字，不断地制造出来。唯一遗憾的是，年纪毕竟一天天老了，老眼昏花。有时，文章上会有错别字。如果编辑朋友也将之放过，那就有点对不起读者了。在此，预先道歉。文字的好坏优劣，我没法保证。可以保证的，是每一篇的文字，都是我的真实想法。不能说的，顶多不说，但决不瞎说，也决不说违心的话。

张鸣

2015年4月8日，于京北清林苑

目 录

序言

帝国为什么溃败 / 001

第一篇 帝国的溃败

养人的制度梦魇 / 003

谁能灭了大秦 / 010

皇帝的政敌是自家人 / 013

画眉张敞与五日京兆 / 019

权力者的生肖迷信 / 025

元祐党人碑 / 028

清朝皇帝的乘车难题 / 031

内务府的油水 / 035

清代教授们的生财之道 / 038

温柔的天下体系 / 041

火攻的逸事 / 047

钦差大臣去了澳门 / 050

抄查琦善 / 054

中国兵船远航记 / 058

袁世凯借钱记 / 063

第二篇 清末新政：最后的挣扎

洋务剪影：玩具火车推动历史 / 069

清末新军：好铁要打钉 / 074

目 录

- 戊戌失败：没人敢见外国人了 / 077
甲午战败：不可遏制的惰性 / 080
深度改革：亡国刺激下的帝后二元结构 / 088
清末新政：科举到底该不该废除 / 093
老佛爷的脾气：欺君的照相术 / 101
气数已尽：摄政王的胆气 / 105
改朝换代：北洋军姓什么 / 108
清廷遗老：死心眼的碰上活心眼的 / 111

第三篇 民国硝烟

- 半新不旧的袁世凯 / 117
一个俱乐部和一次选举 / 120
武力统一的悲哀 / 125
联省自治：士绅和丘八的平衡 / 130
军阀混战：夏斗寅和女人的短发 / 135
中国有两个“五四运动” / 138
自由的“运动悖论” / 141
族际冲突：洋人下毒的魔咒 / 144
羞辱卖国贼：青楼救国团 / 147
西南联大的政治课 / 150
能嗅出自由气息的漫画 / 153
民国报人：世间已无史量才 / 156
国民政府：曾经有这样一个党报记者 / 160
币制改革：打虎等于饮鸩 / 163
国民为汉奸“异样的喝彩” / 166
敦煌的王道士有点冤 / 169

第四篇 中西回响

- 天朝的气派 / 177
- 皇帝的“床帟之事” / 180
- 大清死刑的洋难题 / 183
- 爱北京的洋人们 / 186
- 曾经的租界洋人 / 189
- “卧式合作者” / 192

第五篇 帝国的惯性

- 中国人为什么焦虑 / 197
- 中国人为什么浮躁 / 203
- 中国人为什么不敬业 / 206
- 傻子一多，骗子就不够用了 / 208
- 彰君之丑的马屁精 / 212
- 能不能批评领导 / 215
- 什么是“正确的意见” / 218
- 学者矫情是种病 / 221
- 人在中国式职业体育的位置 / 224
- 春运，无解的难题 / 226
- 别冤枉了西门庆 / 229
- 阴谋论与行路难 / 231
- 别让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多 / 234
- 弱者的权利与商家的商机 / 236
- 梅兰芳论合作 / 238

目 录

- 习惯性撒谎 / 241
侥幸和南柯一梦 / 244
谈天说地 / 247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 / 256

后记 我的由来

- 我父季高——父亲的赎罪 / 295
我的小学 / 310

第一篇
帝国的溃败

养人的制度梦魇



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，都不是为了养人，反过来，养人是为了做事。

在旧式的帝制结构中，官僚体系原本是王朝的支柱，但这个体系却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和性格，只要按自己的逻辑走下去，就会慢慢从支柱变成蛀虫和赘疣。

中国历史上，历代王朝乱治交替，周期兴废。每个王朝，无论君主贤与不肖，大抵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。用黄炎培的话来说，谁也走不出这个周期律，道理何在呢？

自秦汉之后，中国就是一个官僚帝国。封建制自打春秋时期结束，就只有短期和局部的复辟，不再有整体的存在。这样的帝国，无论大一统还是南北分治，或者多国共存，每个政权都是官僚型的帝制。帝王与官僚共天下（朕与二千石共治天下），皇帝借助官僚治理国家，成为制度的本质属性。所以，皇帝和官僚体系是这个制度的两个最核心要素。皇帝的统治能力和官僚机器，以及制度的有效性，一般来说，是帝国兴衰的关键。

皇帝的胡来，可以导致帝国的溃败；同样，官僚机器和制度的严重不合理，也可以有类似的效果。二世而亡的王朝，比如秦与隋，是皇帝折腾的结果；而西晋的速溃，则主要是制度设置的问题。另外，明代类似的制度问题也导致了动荡和王权的更迭，只是因为发生在朱氏家族内部，人们不将它算作是一个王朝的覆

灭。两者比较起来，官僚机器的分量其实更大。一般来说，只要皇帝不特别的瞎折腾，王朝就不会突然崩解。而官僚机器如果整体废弛，则王朝一天都活不下去。当然，官僚机器整体罢工，发生的概率不大，这个机器主要的问题是老化。

平稳传递的王朝延续到一定时间，就算皇帝的行为中规中矩，官僚制度一样会呈现疲态。就像一台机器运行时间长了，就会出现机件老化。这种规律谁也无法抗拒，任何一种制度都一样。更大的难题是，在古代帝制条件下，这样的机器基本上不能修补，顶多更换零件（人），一般不可能修改设计。即使还能维持，但再往下走，就无论如何都不行了。或早或晚，都会出现崩溃性的停摆。“其亡也忽”的道理就是说，王朝会出现“老死”的现象。这种“老死”的现象，主要跟官僚体系和其群体有关。

王朝新立时，设置制度、成立机构，当然都是为了干事的。有其事，才设其官。即使是负责宫廷礼仪、送往迎来的，在一般老百姓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机构，但对于朝廷来说，也是有其用，才设置机构。当然，制度设官分职，究其实质，官员就是朝廷的雇员，拿薪水干活。所以，官员也是一种养人的职业。在那个时代，还是最好、最稳定，也最有荣誉感的职业。只是，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，都不是为了养人，反过来，养人是为了做事。

机构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做事，为了做事而养人。但是，随着时间的延续，制度的性质却会出现变异。做事的功能越来越含糊，而养人的功能越来越凸显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即使不像北宋那样——皇帝为了防止臣子借权搞不臣活动，刻意在机构设置上做文章——一个事情被多头负责，互相牵制，搞的结构叠床架屋，